

精校

史記菁華錄

上海涵寶堂書局印行

精校
史記
菁華
錄

民國九年孟春月
上海鴻寶齋石印

史記菁華錄題辭

余少好龍門史記循環咀諷炙輠而味益深長顧其夥頤與衍既不能束之中筭又往詰評林迄無定本嘗欲抽挹菁華批導窺郤使其天工人巧刻削呈露俾士之欲漱芳潤而傾漑液者瀾翻胃次而龍門之精神眉宇亦且鬱勃翔舞於尺寸之際良為快事矣客有詰於予者曰史記者龍門一家言也而擘摘剝取之能無割撈之訾乎予曰客蓋未達乎文章之原者也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為尚書事為春秋此史記之名所由昉也自左氏因春秋之文作內外傳於是言與事始並著於一篇之中宋真德秀論次文章正宗特分議論叙事為兩途實原本尚書春秋之遺意而判厥町畦故其錄左國史漢之書一篇之文有割其事於此而綴其言於彼者蓋文選以下別無薈萃古文有之自德秀始而其法已然且左氏用編年之法每自為一篇以盡一事之本末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符後世記誦之學亦各取其一節之精妙而命之曰篇其來舊矣顧獨於史記而疑之乎蓋古人之讀書也既知夫三倉五車之才選於千萬人而不能以一二遇也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不亦殆乎又以為古人比事屬辭事奇則文亦奇事或紛糅則文不能

無冗蔓故有精華結聚之處即不能無隨事敷衍之處掇其精華而畧其敷衍而後知古人之作文甚苦而我之讀之者乃甚甘也今夫龍門之文得於善遊夫人而能言之矣則當其浮長淮沂大江極覽夫驚沙逆瀾長風怒號崩擊而橫飛者吾於其書而掇取之望雲夢之決潁觀九疑之芊綿蒼梧之野巫山之陽朝雲夕煙靡曼綽約吾於其書而掇取之臨廣武之墟歷鴻門之坂訪潛龍之巷陌思霸主之雄圖鷹揚豹變慨悲懷吾於其文而掇取之奉使巴岷弔蠶叢魚鳧之疆捫石棧天梯之險縈紆晦窅巉峭幽深吾於其文而掇取之適魯登夫子之堂撫琴書親杖履雍容魚雅穆如清風吾於其文而掇取之若夫後勝未來前奇已過於其中間歷荒隄而經破驛頑山鈍水非其興會之所屬斯逸而勿登焉讀其文而可以知其遊之道如彼則文之道誠不得不如此也吾見今之耳傭而目僞者日置全史於几案之旁自成童以迄皓首固有一卷之文偶值夫鈎章棘句即掩卷不遑卒讀者徒琅琅於管嬰夷屈數傳又不得其竅却之所存猶且號於人曰剽擄之不古也其為自欺以欺人豈不足胡盧一笑哉客無以難遂書其語於簡端凡史記舊文幾五十萬言今掇其五之一評註皆斷以鄙意視他本為最詳約亦數萬言龍門善遊此亦如米海嶽

七十二芙蓉研山几案間卧遊之逸品也因目之曰史記菁華錄云
康熙辛丑七夕後三日芋田氏題

史記菁華錄目錄

卷一

秦始皇本紀

項羽本紀

高祖本紀

高祖功臣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六國表

封禪書

卷二

河渠書

平準書

越世家

陳涉世家

外戚世家

齊王世家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留侯世家

陳丞相世家

卷三

絳侯周勃世家

伯夷列傳

司馬穰苴列傳

商君列傳

張列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孟嘗君列傳

平原君列傳

信陵君列傳

范雎蔡澤列傳

卷四

廉頗藺相如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刺客列傳

張耳陳餘列傳

淮陰侯列傳

韓王信盧綰列傳

酈生陸賈列傳

劉敬叔孫通列傳

李布樂布列傳

卷五

張釋之馮唐列傳

扁鵲倉公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

李將軍列傳

匈奴列傳

衛霍列傳

司馬相如列傳

淮南列傳

卷六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史記菁華錄卷一

秦始皇本紀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

寡人以渺渺之身興兵誅暴亂

以謙叻作夸賴宗廟

之靈六王咸服其事

總前六國罪案簡而偉

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

帝號

言下已前無古人矣

丞相綰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

秦初三公之職如此

皆曰昔者五帝

地方千里

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

看其即將前令數行不更益一語

今陛下興

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

秦人

萬古罪案

臣等謹與博士議曰

有

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

古拙可愛此即

封禪書

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

謬之說也

先自定議復

稱制以可之

皇古勳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

又了制曰

朕聞太古有號毋諡

首援太古為說波瀾甚壯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

也甚無謂朕弗取焉

斷得妙

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

千萬世傳之無窮

意極愚而詞極婉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

填鎮古字通用亦有竟作填義者更古

請立

有援引有宕

只三十餘字

跌有斷制

峒於此實為媚

稱制可秦始

也

稱制以可之

先自定議復

秦人萬古罪案

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謬之說也

皇古勳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又了制曰朕聞太古有號毋諡

也甚無謂朕弗取焉

斷得妙

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

千萬世傳之無窮

意極愚而詞極婉

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

填鎮古字通用亦有竟作填義者更古

請立

有援引有宕

只三十餘字

跌有斷制

峒於此實為媚

稱制可秦始

也

稱制以可之

先自定議復

為秦計誠非
然千古不能
易者積重之
勢使然也

纂法最古健
絕去一切枝

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羣臣

下其議亦始此

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

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

凡人臣引議不援目前所至切者為言則其義難申斯得其旨矣

相攻擊如仇讐

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

總尺申初令之旨細微自知

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

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

便數言利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

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始皇語語有蓋世之氣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郡置守

尉監

官三等

更名民曰黔首大脯

以大脯收分郡案下又逐件起

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

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廷中

一銷

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

二同律

地東至

海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北據河為塞並陰山至遼東

三與地

徙天下豪

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

四建京

三十四年

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進頌曰他時秦地

不過千里賴陛下神明靈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亦即初并天下之令衍出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始皇

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

始皇初令羣臣既以為上古所未有五帝所不及故凡進諫者皆以謗古為高子生獨以殷周為言宜其如水投石也金鼓總以古今為眼目前段專駁高子故文勢作頓後從歸獄詩書特更端另起妙在寫得紛紛難便見詩書熟甚壞事

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喜操切此言非所樂聞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痛切而今青臣又面談以重陛下之過有激射非忠臣始皇下其議越言亦難矣始皇猶知下其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曲引古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此段為焚書案然屢提儒生過失實為抗儒伏脉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諸生罪案已定其在遷狂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亦平定一統胃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人為各以其所私學者為善也長句曲而動今皇帝并有天下別黑白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二句皆指是古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卷議夸主以為名異取以為高率羣下以造謗秦時奏議凡欲重其罪者多疊雅而出之如逐客督責諸書皆然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鑽入操切禁之便臣請吏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古制也兩層上指記事之書下指記言之書盡明劃敢偶語詩書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知見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

此文不可及如

此詳其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律外餘文甚
世造律制曰可

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諸紀傳無特著初起之年此獨大書之所

惜之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為楚將封於

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特為兩不成一不肯竟學項梁怒

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語偏強而說書劍處又有

意猶未厭也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真英雄氣

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妙用孟子北方之學每吳

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名甚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見奇處以是知

其能秦始皇帝遊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變得妙與高祖語

定于此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以此與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

溫人史公一生得意此四字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顧吳中子弟緊密秦二世元年七月

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通字疑守之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

當教以兵法時國已如其

可用此處奇字直有可使南面之想矣細思自辨守既知項梁能即季之可耳何為又扯一亡去之桓楚如其言事何時就乎跋前疐後如此所以卒實其首也

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守所見亦是而卒見殺觀其辭氣需緩正與羽之才是時桓楚亡在澤中夾入一句叙氣相射也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起風起帆機警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叙項梁如生龍活虎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之極勢如脫兔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叙項梁如生龍活虎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捷迅梁法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此如起局自然只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成羣雄事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惴伏莫敢起為從故只如此寫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得括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二句夾叙法合所舉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校尉將兵者候軍候主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間處著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先一結下文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夾叙一事非傳中正文也看其簡處則極簡兩行中寫許多情事如此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如樣之筆與傳味作章法作文乃無喧客奪主之患居鄴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借陳勝引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例至今憐之句法妙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

年七十與羽
年二十四自

相照應
亞父首計欲

原借虛名以
立基業耳東

坡謂弑義帝
為疑增之本

似太認真
謬以其祖之

諡即為其孫
之號非偶然

感泉之計而
何

此段特為懷
王用宋義張

本非項氏傳
中正文而其

結構圖密似
國語文字

公卿二字古
人相尊之通

稱卿之猶公
子也冠元也

軍戎也猶元
戎之稱而名

秦必楚也之說今陳勝首事遙接敗國當句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取江東楚豈

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也楚將有起句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

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有脚色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點破

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李斯子益輕秦有為梁宋

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宋義語只是尋常見識耳幸而中今卒少隋

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時田假立道遇齊使者高陵

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梁即項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語生即免死疾

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點明定陶自作章法項梁死

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裝頭長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

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語甚撒輕正妙在王召宋義與

計事而大悅之懷王殊非妮妮下人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特插此三為次

將范增為末將救趙點出一段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如後世特置之行

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

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二語於情事不切而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必引之活畫出宋義

特新美

出兵以救趙而乃以趙委之以試其鋒豈理也哉謀甚宋義庸妄不難一見而決然是時好奇計之范增為末將宜有不置一策之理且項羽歷數宋義之失言言中竊非羽所及而其後增即又委贊於羽故吾嘗謂自此以下皆增之計畫也蓋立懷王之意原欲借以就項氏之業今乃任其用宋義以償蘇子謂殺宋

頭中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

先鬪秦趙此留而不行之故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前引後說詭詭如見此輩甚多胡可

道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軍令亦新甚顯甚彊不可使者皆斬之暗指項羽欲以此折

其乃遺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迂緩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法士卒凍餓項

羽曰將戮力而攻秦總提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上言之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

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此就義利上言之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

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於義既不當於勢又無益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有聲且國兵新破

王坐不安席又假大義以責於勢又無益趙舉而秦強何敝之承有聲且國兵新破

不恤士卒機先指而徇其私又帶定送子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

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若無送子相齊一楚王陰令羽誅之當

是時諸將皆惴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妙妙提出項氏隱衷偏不附會楚王陰令之說而詞又未

畢直畫亦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

桓楚報命於懷王了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寫出太阿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

以上一大段總寫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又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

義乃疑增之本未必然也

鉅鹿之戰羽所以成伯業也故史公用全力為他寫得精神百倍萬世如親當是時三字重提起筆力奇恐冠諸侯略作一鎖下再展開皆故作奇恣之筆以出色描畫也羽之大怒但為其已破咸陽及盡有珍寶范增之忌自為其志不在小此其相去固已遠矣欲得極明劃持下旦日二字為下二夜

將卒二萬渡河救鉅鹿先闢一筆戰少利陳餘餘為趙將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

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自與後已破由應先寫一通完事蹟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

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又重寫一遍專指戰功莫敢縱兵及楚擊秦

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一人不憐恐助本

諸侯擊秦也反寫諸侯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

仰視登高而呼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

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

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雨大怒有次序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於戲西沛公軍

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小人事不知彼沛與劉項有何恩怨

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盡有之語陋得妙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

軍語直捷有勢正與後許諾及默然不應對鎖作章法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

上提清全局與後對看他人不解用此筆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特與曹無傷珍寶盡有之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

言不相仇所以表出范增